

襟霞閣精校本

袁中郎文鈔全稿

上海中央書店發售

## 重印袁中郎集序

說也可笑，這樣一個垃圾堆式的文壇上，忽然有人翻屍盜骨，翻出一個袁中郎來，大文學家，小文學家，小小文學家，你也嘖嘖，我也嘖嘖，大家鳴鑼擊鼓搖頭擺尾，登時熱鬧了一大堆。熱鬧之後，自然冷卻，但在此刻現在，袁中郎集之標點翻印賺錢，樂得而且必需。

然而古人多矣，北邙之塚，爲什麼那些翻屍文學家不檢張三之骨，不破李四之棺，獨獨光顧到一個袁中郎呢？袁中郎者何如人也？別忙！查一查四庫全書總目，瓶花齋詩文集一條，有着下面這一段：

……蓋明自三楊倡台閣之體，遞相摹倣，日就庸腐。李夢陽何景明起而變之，李攀龍王世貞繼而和之，前後七子遂以仿漢摹唐轉移一代之風氣。迨其末流，漸爲僞體，塗澤字句，鈎棘篇章，萬喙一音，陳因生厭，於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。三袁者……其詩文變板重爲輕巧，變粉飾爲本色，致天下耳目於一新。

「變板重爲輕巧，變粉飾爲本色，」這是袁氏詩文的特點，而和現今一般文學家所標榜的文

學革命主義，正相符合，然則袁中郎之死了四百年而還要從棺材裏爬出來，着西裝，吃炸豬排，而自有其原因的了。

然而我們再看下去：

……然七子猶根於學問，三袁則惟恃聰明，學七子者不過贗古，學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，破律而壞度，名爲救七子之弊，而弊又甚焉。……

再查瓶花齋雜錄一條，有云：

……持論亦多偏駁，如孟子說性善，與老莊同異諸條，第喜逞才辯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。這些話很有些和作者過不去了。再查觴政一條：

朱國禎湧幢小品曰：袁中郎不喜歡而好談飲，著有觴政一卷。……

那簡直是挖苦中郎，這位朱老先生，大概和中郎同過席，所以會說出這句幽默的話。吾人看了，不免聯想到中郎的詩文尺牘中三句不離的佛學，實在也狠有足以使人懷疑的地方呢。話又說回來，其實「不善飲而好談飲」與「不通佛學而好談佛學」有什麼稀奇呢？現在不是有許多連平仄都摸不清楚的教授們，在大講其詩詞作法，有許多句子都沒有念斷的編輯家，在大標其古書麼？

## 袁中郎傳

袁宏道，字中郎，號石公，公安人。先生之生也，母夢月入懷，故小字月。少時即具倍年之覺。母卒，先生不數哭，一哭即痛絕。人以是知其有隱慧焉。總角，工爲時藝，塾師大奇之。入鄉校，年方十五六，卽結文社於城南，自爲社長。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師之，奉其約束不敢犯。時於舉業外，爲聲歌古文辭，已有集成帙矣。戊子舉于鄉，主試者爲馮卓庵太史，見其後場出入周秦間，急拔之。明年上春官，時伯修方爲太史，初與聞性命之學，以啓先生，先生深信之。下第歸，伯修亦以使事返里，相與朝夕商榷，索之華梵諸典，轉覺茫然。後乃于文字中言意識不行處，極力參究，時有所解，終不欲恃燭火微明以爲究竟，如此者屢年。一日見張子韶論格物處，忽然大豁，以證之太史，太史喜曰：「弟見出蓋纏，非吾所及也。」然後以質之古人微言，無不妙合。且洞見前輩機用，一一提倡，聊示鞭影，命名曰「金屑」。時聞龍湖李老冥會教外之旨，走西陵質之，李老大相契合，賜以詩，中有云：「誦君玉屑句，執筆亦欣慕，早得從君言，不當有老苦。」蓋龍湖以老年無朋，作書曰老苦故也，仍爲之序以傳。留三月餘，殷殷不捨，送之武昌而別。壬辰舉進士，不仕，復與太史還里，居石浦之上，偕外祖春所襲公及舅惟學，惟長輩，終日以

論學爲樂。當是時，太史與公雖於千古不傳之祕，符同水乳，而於應世之跡，微有不同。太史則謂屠人間當斂其鋒鏑，與世抑揚，萬石周慎，爲安親保身之道；公則謂鳳凰不與凡鳥同巢，麒麟不與凡馬伏櫪，大丈夫當獨往獨來，自舒其逸耳。豈可逐世啼笑，聽人穿鼻絡首？意見各不同如此。已復同太史與小修遊楚中，諸勝，再至龍湖晤李老，李老謂伯也穩實，仲也英特，皆天下名士也。然至于入微一路，則諄諄望之公，蓋謂其識力胆力皆迴絕於世，真英雄男子，可以擔荷此一事耳。乙未謁選爲吳縣令，始以其學試之政，人皆謂吳門繁劇，而公超脫，或足以困之，乃公澹然澹然，不言而物自綜，事自集。吳賦甲于天下，猶胥朱紫其精，莫可致詰，飛酒民間，溢于額而不知，公一日了然，猶其影射之條若干，呼稽胥曰：「此何爲者？」胥不敢欺，皆俯首曰：「弊。」公俱置之，而清額外之征凡百萬，吳民大悅。又不折徵收之封，惟苛免者許民告白，以其所贏，代輸者爲傾瀉費。上官聞而使之，下其例諸邑，悉如吳縣。機神朗徹，遇一切物態，如鏡取影，即巧幻莫如吳，而終不得遁，故遁詞恆片語而折，咄嗟獄具，吳人謂之升米公事，自非重情，無所罰贖，杖之示懲而已，以故署門酒家蕭條皆移去。縣胥隸之類，或三四爲曹共一役，不食縣官，惟借公事漁獵里閭，公揀其宜用者食之，無所差遺，終日兀坐，不能糊口，皆逃去歸農。有屢投匿名牘者，公出，見縣前占星人，覺黠甚，念必此人也，呼來占星一紙，視手跡與匿名牘。

二，訊之立伏，其妙與得情皆此類。公爲令，清次骨，才敏捷甚，一縣大治。宰相申公時行聞而歎曰：「二百年來無此令矣！」居常不發私書，屢覆函數寸，期年而政已成。會吳中有天池山之訟，公意見與當路相左，居恆不樂，遂閉門有拂衣之志。當事知其不可強，始令予告，俟病痊補職。公既得請，走吳越訪故人陶周望諸公，同覽蠡湖天目之勝，觀五泄瀑布，登黃山齊雲，戀戀烟嵐，如饑渴之於飲食。時與石賈諸公商證，遞相取益，而間發爲詩文，俱從真源中溢出，別開手眼。一掃王李雲霧，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淪心曠，搜剔慧性，以蕩滌摹擬塗飾之病，其功偉矣！戊戌太史字趣公入都，始復就選，得京兆校官，時太史官春坊，小修亦入太學，復相聚論學，結城西之崇國寺，名曰請桃社。庚子補禮部儀制司主事，數月卽請告歸，歸未幾，太史下世，公感念絕輩血者累年，無復宣情，時於南得下窪地，可三百畝，絡以重隄，種柳萬株，號曰柳浪。潛心道妙，閒適之餘，時有揮酒，皆從慧業流出，新綺絕倫，而遊屐所及，如匡廬、太和、桃花源，皆窮極幽遐，人所不至者無不到，教于詩文，烟嵐溢溢楮間，蓋自桃花源後，詩字字鮮活，語語生動，新而老，奇而正，又進一格矣。丙午入都，補儀曹主事，曹務清簡，蕭然無事，乃以存問蒲圻公之便歸里。戊申春暮入都，補驗封司主事，攝選曹事，滑吏多舞文，屬當急選之期，故事掣籤時，凡瑣屑事皆曹郎躬爲之，吏無敢近者，一老吏忽排闥而入曰：「每次大選，例與都吏一二羹飯，今有

某驛缺，已予都吏百金矣，幸以見與。」公目攝之，叱之出，私念曰：「銓事一至此乎！誓爲國家除此大蠹。」少宰楊公喬曰：「吾輩身爲大臣，受制胥吏，切齒久矣。」會猾吏私一姻戚，已罷官而仍留之，刻報至公，廉得其故，大憤曰：「如此，則銓柄盡歸此輩矣！」時冢宰擬以疏文而後逮治之，公曰：「此胥吏也，但置之於法，以一知會疏上，則疾雷不及掩耳，雖有奧援，將安用之？」遂如言具疏，而猾吏未知也。公令兩隸持之曰：「去！送汝入刑部。」卽繩之以往。疏下，竟以欺罔坐重辟。銓曹設刑具自公始。冢宰孫公知公爲大用器，甚重之。己酉，公主試秦中試官以避嫌，不過搜求，公通場皆自取閱，所取士大半得之落卷中，及出榜多名士，試錄爲天下第一。公典試後，與左轄汪公可受，密以道相證，遍遊秦中諸勝，歷中嶽嵩山，登華山絕頂而還，著「華嵩游記」。居吏曹二年，會考事竣，遂給假南歸，定居沙市，中治一樓，名曰硯北，取段成式「杯歷之餘，常居硯北」意也。庚戌卒，年四十三。海內知己，謂其識如王文成，胆如張江陵，而不逮下壽以歿，天下惜之。所著詩文有「敵篋集」、「錦帆集」、「解脫集」、「廣陵集」、「瓶花齋集」、「瀟碧堂集」、「破仙齋集」、「華嵩遊草」若干卷行世。吳縣祀名宦，公邑祀鄉賢。

袁中郎文鈔 目次

傳記

袁中郎傳……………一

徐文長傳……………一

辭叟傳……………三

王氏兩節婦傳……………四

拙效傳……………六

序文

敍陳正甫會心集……………一

敍小修詩……………二

靈濤閣集序……………三

敍姜陸二公同適稿……………五

敍四子稿……………七

敍梅子馬王程稿……………七

敍竹林集……………八

時文序……………九

敍高氏家繩集……………一〇

敍曾太史……………一一

郝公琰詩敍……………一二

雷太史詩序……………一三

西京稿序……………一四



|    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張茂才時藏小引      | 一五 | 邑饒侯直指疏薦序   | 二六 |
| 吳長統行卷引       | 一六 |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  | 二八 |
| 賞心集引         | 一六 |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 | 二九 |
| 陶孝若枕中嚀引      | 一七 | 送劉學博序      | 三一 |
| 謝子楚歷山草引      | 一七 | 送潛江潘明伯和人計序 | 三二 |
| 四樓詠引         | 一八 | 送葉使君還朝序    | 三三 |
| 行素園存稿引       | 一九 | 傅良鄉入計序     | 三四 |
| 八識略說敘        | 二〇 | 送觀察侯公序     | 三五 |
| 顧升伯太史別敘      | 二一 | 陝西鄉試錄序     | 三六 |
|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  | 二二 | 送黃竹石還江陵序   | 三八 |
|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| 二四 | 壽洪太母七十序    | 三九 |
| 浮山九帶序        | 二五 | 李母趙太夫人八十序  | 四〇 |
|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    | 二五 | 壽曾太史封公七十序  | 四二 |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  | 四三 |
| 壽劉起凡先生五十序  | 四四 |
| 壽鄭南皋先生六十序  | 四六 |
| 壽存齋張公七十序   | 四七 |
| 題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 | 四八 |
| 金剛證果引      | 四九 |
| 壇經節錄引      | 五〇 |
| 題碧空禪人誦法華經引 | 五一 |
| <b>碑記</b>  |    |

|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|---|
| 荊州修復北城碑記 | 一 |
| 東門護城堤記   | 二 |
| 新修錢公墓碑記  | 三 |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  | 五  |
|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 | 六  |
|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| 八  |
|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  | 九  |
| 祇園寺碑文       | 一一 |
| 十方院碑記       | 一二 |
| 新建衆香林碑記     | 一五 |
| 安鄉縣重修琴堂記    | 一五 |
| <b>誌銘</b>   |    |

|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|---|
| 余大家耐菴墓石記 | 一 |
| 少溪袁公墓石銘  | 五 |
| 詹大家塘記銘   | 四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|---|
|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              | 五  |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    | 二 |
|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               | 六  | 廬山募緣小引       | 三 |
| 司馬孺人墓銘                  | 八  | 楚路疏          | 三 |
|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墓石銘     | 八  | 補藏疏          | 四 |
| 舒大家誌石銘                  | 一一 | 衆香林疏         | 四 |
| 慈谿錢君墓石銘                 | 一一 | 題供僧籍         | 五 |
| 四樂精舍銘 <small>有序</small> | 一三 | 募建青幻菴疏       | 五 |
| 張元平小像贊                  | 一四 | 諸天寺募疏        | 六 |
| 聖母塔院疏                   | 一  | 題王路菴疏        | 七 |
| 板橋施茶疏                   | 一  | 公安二聖寺重建修天王殿疏 | 七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 募作板橋         | 八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 題贈藏疏引        | 九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 普光寺疏         | 九 |

菩提寺疏……………一〇

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……………一〇

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……………一一

募修丈村真武廟引……………一一

募修吳氏橋小引……………一二

題承天寺募冊……………一二

題龍堂寺僧募冊……………一二

禪堂募麥引……………一二

書梅度和尚草菴引……………一三

脩得銅塔捐……………一三

衆香林冊……………一四

雙田寺冊……………一四

## 廣莊

逍遙遊……………一

齊論物……………二

養生主……………四

人間世……………七

德充符……………九

大宗師……………一一

應帝王……………一三

雲中耶文鈔 目次

# 袁中郎文鈔

## 傳記

### 徐文長傳

余一夕坐陶太史樓，隨意抽架上書，得闕編詩一帙。惡楮毛書，烟煤敗黑，微有字形，稍就燈間讀之。讀未數首，不覺驚躍，急呼周望，闕編何人作者？今邪？古邪？周望曰：「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。」兩人躍起，燈影下讀復叫，叫復讀，僮僕睡者皆驚起。蓋不佞生三十年，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。噫！是何相識之晚也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，略爲次第，爲徐文長傳。

徐渭字文長，爲山陰諸生，聲名藉甚。薛公憲校越時，奇其才，有國士之目，然數奇，屢試輒蹶。中丞胡公宗憲聞之，客諸幕，文長每見，則葛衣烏巾，縱譚天下事，胡公大喜。是時公督數邊兵，威振東南，介冑之士，膝語蛇行，不敢舉頭，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。議者方之劉真長，杜少陵云：「會得白鹿，屬文長作表。」表上，永陵喜，公以是益奇之。一切疏記，皆出其手。文長自負才略，好奇計，談兵多中，視一世事，無可當意者，然竟不偶。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，遂乃放浪麴蘖，恣情山水，走齊魯燕趙之地，窮覽朔

漠，其所見山奔海立，沙起雲行，風鳴樹偃，幽谷大都，人物魚鳥，一切可驚可愕之狀，一一皆達之於詩。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，英雄失路，托足無門之悲，故其爲詩，如嘆如笑，如水鳴峽，如種出土，如孀婦之夜哭，羈人之寒起，雖體格時有卑者，然匠心獨出，有王者氣，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。文有卓識，氣沉而法嚴，不以模擬損才，不以議論傷格，韓愈之流亞也。文長既雅，不與時調合，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，文長皆叱而奴之，故其名不出於越，悲夫！喜作書，筆意奔放如其詩，蒼勁中姿媚躍出，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，自有餘態者也。間以其餘，旁溢爲花鳥，皆超逸有致。卒以疑殺其繼室，下獄輪死，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。晚年憤益深，佯狂益甚，顯者至門，或拒不納。時攜錢至酒肆，呼下隸與飲，或自持斧擊破其頭，血流被面，頭骨皆折，揉之有聲，或以利錐錐其兩耳，深入寸餘，竟不得死。周望言：「晚歲詩文益奇，無刻本，集藏於家。」余同年有官越者，托以抄錄，今未至。余所見者，徐文長集，刪編二種而已。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，抱憤而卒。

石公曰：「先生數奇不已，遂爲狂疾，狂疾不已，遂爲幽閨。古今文人牢騷困苦，未有若先生者也。雖然，胡公間世豪傑，永陵英主，幕中禮數異等，是胡公知有先生矣。表上人主悅，是人主知有先生矣。獨身未貴耳。先生詩文崛起，一掃近代無穢之習，百世而下，自有定論，胡爲不過哉？梅客生嘗寄余書

曰：「文長吾老友，病奇於人，人奇於詩。」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，無之而不奇，斯無之而不奇也，悲夫。」

### 醉叟傳

醉叟者不知何地人，亦不言其姓字，以其常醉，呼曰「醉叟」。一歲一遊荆澗間，冠七梁冠，衣繡衣，高襠闊袖，修髯便腹，望之如悍將軍，年可五十餘，無伴侶弟子，手提一黃竹籃，盡日酣沉，自晝如寐，自步之外，糟風逆鼻，徧巷陌索酒，頃刻飲十餘家，醉態如初。不穀食，唯啖蜈蚣蜘蛛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，市兒驚駭，爭握諸毒以供。每遊行時，隨而觀者，常百餘人，人有侮之者，漫作數語，多中其陰事，其人駭而反走。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，問之，則曰：「天寒酒可得，此物不可得也。」伯修告余時，初聞以爲傳言者過，召而飲之，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，皆生噉之，諸小蟲浸漬杯中，如鷄在醢，與酒俱盡。蜈蚣長五六寸者，夾以柏葉，去其鉗，生置口中，亦爪之，嚙屈伸唇齒間，見者肌栗。叟方得意大嚼，如食熊白豚乳也，問諸味孰佳，叟曰：「蝎味最佳，惜南中不可得。蜈蚣次之，蜘蛛小者勝，獨蟻不可多食，多食則悶。」問食之有何益，曰：「無益，直戲耳。」後與余往來漸熟，每來，踞坐砌間，呼酒痛飲，或以客禮禮之，卽不樂。信口浪譚，事多怪誕，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，詰之不答，再詰之，卽伴以他辭對。一日



僧諸舅出遊，譚及金焦之勝，道值夏，二舅言某年曾登金山。叟笑曰：「得非某參戎置酒，某幕客相從乎？」二舅驚愕，詰其故，不答。後有人竊窺其篋，見有書告身者。或云曾爲彼中萬戶，理亦有之。叟踪跡怪異，居止無所，晚宿古廟，或聞闔簷下。口中嘗提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」，凡行住坐臥及對談之時，皆呼此二語，有詢其故者，叟終不對，往余赴都時，猶見之沙市，今不知在何所矣。

石公曰：余于市肆間，每見異人，恨不得其蹤跡。因歎山林巖壑，異人之所窟宅，見于市肆者，十一耳。至于史冊所記，稗官所書，又不過市肆之十一，其人既無自見之心，所與遊，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，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？余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，近日武漢之間，有數人行事亦怪，有一人類知道者。噫！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？一

### 王氏兩節婦傳

余友同門王箕仲，貌仆而中沉，望而知其長者。初令寧海，有惠政，士民至今傳誦。近起復謁選入京，暇則過余談聖學。余問箕仲何從得此，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。余一見駭愕，謂陽明死，天下無學，不意臨濟兒孫，猶有在者。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。然余覘箕仲，常若有隱憂不可解者，雖譏笑戲狎之時，每愀然不樂。余謂箕仲，壯年筮仕，何不自得，而鬱鬱如是？箕仲曰：「余先祖母時，先母